

# 通往春天的路

张 猛

儿子学校的网上直播课如期开通。他竟然可以坐在温暖如春的家庭里,面对面聆听高三学年各位老师的精心授课。此情此景,简直是在挑战我贫乏的想象力。

思绪不禁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初中。那时好像学了一篇畅想未来的英语课文,大概是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就可以网上购物、学习、看病……那篇由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文章我们还念过,翻译之后,我只是当作虚无缥缈的天方夜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些梦竟然在我们眼前一一实现。

而同样让我没有想到的还有这个病毒肆虐的庚子新年。

当城市戴上口罩,当酒精在我们手上流淌,当越来越多的人足不出户,当手机里那些统计数字被不断刷新……在一场没有硝烟也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曾经熟悉的一切,此时竟然变得如此陌生。

当然,让人焦虑的还有越来越远的高考。严峻的疫情使我们对开学日期忧心忡忡,猜想上课的时间可能要推迟,而且不知道会推到哪一天。看着还不时捧起手机沉浸在“吃鸡”游戏中的儿子,我们很着急。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家长群里竟然出现了高三学年如期开学的通知,只不过上课的地点由学校“搬到”家里,利用网络开展线上学习,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看到消息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甚至骄傲地问妻子,是不是只有咱们附中上课,虽然她说某某学校早就开学了,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心底的喜悦。

随后,各科老师纷纷建群答疑,为辅导学生做好准备。先是,班主任耿老师在群里发了第一周课表和网略学习资料包,其中有各科的复习进度,老师们给学生布置的作业、编好的习题等,有的学科甚至连每套卷子每个任务所需时间都作了明确要求。第二天,高三学年网络学习平台试运行。登录成功,打开宣传片,那巍然屹立的学府“白官”,那葱茏橡树环抱的彩色操场,那一句“教育为了人的幸福”的哈尔滨师范大学附中名片,以及一张张彰显“平民本色,精英气质”的脸……这一切都让人仿佛置身校园,梦回繁华。

空中课堂正式开始了。高三学年的一位位老师从本该避世的家中走上街头,回到学校,又站到黑板前,拿起刚刚放下的粉笔,抑扬顿挫地讲起来,不知疲倦地写起来,依然如故,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此刻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们就像面对着无数双凝神细视的眼睛。

那些不知写过多少遍的字母和算式,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冬天,像根一样生长,像花一般怒放。可是我们应该知道,老师们纷纷走出家门的时候,就是走向我们都不想面对的未知的险境啊!

就在今天,打开新的学习资料包,又发现一个细节。为方便大家打印,语文老师把昨天发的一套B4页面的模拟卷悄悄修改成了A4,重新发到微信群。看着眼前雪白的Word文档,我似乎看见那些在电脑前不知坐了多久默默忙碌无私奉献的背影。

同样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深懂得上好一节课背后所需要的巨大付出,制定计划、考虑学情、研读教材、书写教案、整合资源、组卷命题以及二次备课三次备课……讲授反思,一个负责的老师所做的工作真可以用“无限”来形容。所以,在这特殊时期,面对这些不顾安危奋力前行的同行,我不得不向他们投去我崇敬的目光。

前面就是春天,尽管此刻我们还在冰雪的桎梏中挣扎,但是,万千生机依然不可阻挡地向我们走来。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在国顺路第九宿舍十三号贾植芳家的墙上看到一副书法对联,曰“倔强犹昔,不易行不傲物;沉吟至今,无伐善无施老。”

之所以记住,是因为我当时将联语记在笔记本上了。但是,在记忆中搜索了半天,终究还是忘了书法是篆隶行草哪一种面貌了。可以肯定的是,最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倔强犹昔”和“沉吟至今”这八个字。后来发现,此八字,已有何绍基书联传世。比起何绍基含蓄的四字联,在贾府看到的十字联在四字之外补缀了六字,但并不算赘余的添足,用在贾府此处,是更完整、也更精确的。我想,贾植芳先生是欢喜此联的。

我读过贾植芳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日记,其中前三年的日记出版时叫《早春三年日记》,那是他自己认定的晚年早春。通常早春的来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的。贾植芳的晚年早春始于何年?或可参看他在九九九年写的《一九七九年进京记》。早春有春意,虽然也会乍暖还寒,但万木总是在不可阻挡中复苏。世界的一切,在早春季节悉数忙碌碌碌。相对于之前几十年被迫的“闲”,此时的“忙”,显得贾植芳愈加地忙。这个忙,也几乎填满了他每一天的时间。他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日记中,说是想写一副对联挂在墙上:壶中有酒可待客,穿上袈裟事更多。大约就是对忙碌起来的生活的一种婉转描述。

贾植芳最爱交朋友,所以朋友很多。朋友一多,按过去的说法,就是“社会关系复杂”。那天,他跟我漫谈,并未预设确定的主旨,话题逐一概洋洋洒洒地奔腾而去。他对我说,眼下自己已成为写“序”专业户。还对我说他这一生,上过前线,住过监狱,两种对人生最大的考验都经历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怕的。平生不喜欢官府,最喜欢“侠客”。说到评价自己,他坦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爱国和救国,是一个人思想自由。他还微笑着说,

时代的变化,可以从对人的称呼中见着,比如:从贾先生、贾同志、贾植芳、老贾、贾先生、贾老等等。

与贾植芳先生一席谈,可以感到他与通常意义上的学者有着迥异的气质。他个子小,但气场却不小。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目光真诚、锐利,但又略含笑意,宽厚中带着鼓励。偶尔,他的眼中还会闪过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狡黠,那是洞察后的得意与顽皮。

他的日记中有很多买书的记录,因为曾拥有的旧书早就一扫而光、再扫干净彻底了。所以,他对我说:“我这家里,全是新书。”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最大愿望之类的宏愿,就是能做点事,就做点事吧。

贾植芳说,他还是最喜欢吃面食,也当然地爱吃醋。那天与他对话,一口浓烈的山西口音,要想完全听明白,往往得连估带猜。他说他是都市中的农村人,最早到上海时,他能碰到的老乡还不及外国人多。贾植芳有个晚辈亲戚到上海念书,他问:“你吃过‘狗舌头’吗?”亲戚说没有,甚至没听说过。以后,只要两人见面,贾植芳总会不时提起“狗舌头”。亲戚后来想,应该是老人记忆出了偏差,把外省的小吃当成了家乡的了。但实际上,“狗舌头”是一种面食,正是山西特

家里添了孙女,自然喜欢不尽,同时也让我明白一个过去始终不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小时候三姨见到我,总是把我的脸蛋儿掐得生疼,原来,那是喜欢得不知怎么喜欢了,才发的狠儿。

其实,婴儿的状态和老人的晚景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行动不受自己支配。牙,婴儿自然还没有,可露出粉红牙床的小嘴儿,笑起来却是那么灿烂;而人到耄耋,谁的牙也剩不下几颗,牙床自然和孩童有些相似。至于眼神,婴儿的迟迟缓缓、远远近近,还需要对焦,可耄耋老人呢?看似迷茫,却能看穿整个世界。

当然,孙辈的降临,不仅有亲不够的小脸儿,还有抱在怀里的温度,以及不曾有过的耳鬓厮磨;而人到晚境,谁家儿女也没质疑过天长地久,更没遭遇过存在感之说。

# 贾植芳与对联

吴 霖

就懒懒地延宕了下来,直至有一天听到贾先生去世的消息。如今,这一张装了样报的信函夹在一本《狱里狱外》中,和另一本《狱里狱外》默立在我的书架上,而南京的那一位朋友也不明所以地渐渐走散了。

以对联励志喻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形式。对贾植芳先生,我想这一副对联应该是适合的:大璞未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钧。

的确,新生命的到来令人欣喜,圆圆的小脸带来的欢愉也让人始料不及。尤其是那黑洞洞的眼球,就像是深深的山谷,那嫩嫩的脸蛋儿就像是刚刚蒸好的鸡蛋羹,让人一碰,就有醉了的感觉,以至于感觉,拿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换。

而长辈寿终,穿衣理事应是晚辈的事情。可有人理事可以,穿衣望而却步,万般不能,总觉得既然有工作人员在场,便经手;一来觉得不够专业,二来觉得看到长辈身体有些小敬,同时,也担心那一幕嵌入记忆,挥之不去。

人生两头,谢世和新生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人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幼年,也不知道自己何时临终,可看到一老一小,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一生:都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中间能由自己把控的,才叫人生。

还有一种带有歧视色彩的看法,说农村里一些老年女性喜欢嚼舌头,因为无所事事,找不到话题作乐,加上传统思想的影响,只好“说东家道西家”。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说法,现在农村老奶奶乐于看微信的大有人在。

在嚼舌头中,最糟糕的是毫无顾忌地制造和传播谣言,记得2003年SARS(当时简称“非典”)流行时,人们相信醋可防SARS以及“未来生产的盐将带有辐射量”的谣言,于是纷纷抢购此类产品,造成价格猛涨和人们的极度紧张心理。

那时还没有微信,希望大家在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千万不要相信科学,不造谣、不信谣、不干扰防控斗争。

毛立双 摄



雪映雄关 毛立双 摄

搬弄是非嚼舌头

陈钰鹏

欧洲不少国家所设的民意调查研究所,经常通过广泛征询,对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和比较,其中发现至少在欧洲,民众在搬弄是非方面的能力和频率都大同小异,比如有的人(占人口的10%)平均每天会有一次用言语在背后轻视周围的人;另有一些公民(占人口的18%)每周至少嚼舌头一次。被他们议论的不外乎同事、邻居、亲戚、朋友,甚至上司也有可能成为“嚼舌头”的牺牲者。

搬弄是非肯定是背着别人的,所以多数为坏话、闲话、信口胡言,他们在卖弄“嚼舌头”的本领,古今中外都把这样的人称作“长舌头”或“长舌妇”。调查者发现有一个规律可循:居住地越小或越闭塞,人就越是容易遭人诽谤;比如在一个只有5000居民的居住区,那么就有35%左右的居民每周有多次在说邻居和同事的坏话;而在较大的城市则只有24%的居民在说闲话,不过到了省城又反过来了,由于种种原因,省城的很多地方往往同行同类熟人扎堆,相互之间都有“耳闻”,也就让人有更多机会对别人说长道短了。

嚼舌头可分成几种:一种属于正常议论,比较实事求是,不给人戴帽子,传话时较少添油加醋,有时候也难免来个转折:人倒是不错的,就是……第二种是说话含糊其辞,令人捉摸不透,不知他想说啥,只好自己去猜了(按他给你的暗示)。第三种是对别人的事和行为作歪曲、夸大,故意往坏处宣扬。第四种很要不得,对人特意诽谤诋毁,无中生有,编造事例或传播听来的谣言。

天真的人可能会问,这些人干吗要如此津津乐道啊?这些人呀,有着不同的目的呢。就算是第一种人吧,他们至少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判断能力;其中大部分嚼舌头是为了贬低和打击别人,搅乱视听,从而抬高自己,区别只在于情节的轻重。但是有一种人说闲话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人喜欢把自己家里不要的废弃物长期堆在小区的公共场所,不作处理;但是有人看了不舒服,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可惜他却不愿意直接去跟堆物当事人说,而是在别人面前“嚼舌头”,除了说事儿,再加些鄙视语,他希望听者去重复和宣传他的正确观点。

还有一种带有歧视色彩的看法,说农村里一些老年女性喜欢嚼舌头,因为无所事事,找不到话题作乐,加上传统思想的影响,只好“说东家道西家”。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说法,现在农村老奶奶乐于看微信的大有人在。

在嚼舌头中,最糟糕的是毫无顾忌地制造和传播谣言,记得2003年SARS(当时简称“非典”)流行时,人们相信醋可防SARS以及“未来生产的盐将带有辐射量”的谣言,于是纷纷抢购此类产品,造成价格猛涨和人们的极度紧张心理。

那时还没有微信,希望大家在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千万不要相信科学,不造谣、不信谣、不干扰防控斗争。

大家的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千万不要相信科学,不造谣、不信谣、不干扰防控斗争。

大家的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千万不要相信科学,不造谣、不信谣、不干扰防控斗争。

大家的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千万不要相信科学,不造谣、不信谣、不干扰防控斗争。



边看边聊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江南多古镇。笔再秀,词再多,无非一句“小桥流水人家”。独独沈从文,来了这一句:“宛如睡梦中的少女”,那一刻将锦溪说得让人心驰神往。

锦溪,位于江苏昆山。上世纪70年代,沈从文曾到这里短暂居住过七八天。在湘西沅水边长大的沈从文,原本对水早已见怪不怪,可是来到锦溪古镇,他还是忍不住赞叹了。这星罗棋布的河埠、拱桥……多么温婉而恬静。他激动得像多个情少年,对锦溪发出炽热的表白,称赞她是——“睡梦中的少女”。

“睡梦中的少女”,这六字实在引人遐想。锦溪,果真如此寂寞吗?去过不少古镇的我,自然心生怀疑,择了清晨八点前往,一窥究竟。此时,古镇已经苏醒,卖四角红菱的阿婆在

巷口招徕生意。她把采来的红菱浸泡在水盆中,红艳艳的,仿佛少女酡红的脸颊,新鲜诱人。阿婆说,这种水红菱,又叫“苏州红”,是江南水乡特产。剥开果肉,和毛豆一起炒,秋天就被你吃进肚里去了。中午,我在锦溪一家农家乐点了几盘“红菱炒毛豆”。吃着“秋天”时就在想,锦溪阿婆好像一位诗人呢。

我来锦溪,其实想看一看湖心岛上的陈妃水家。文徵明写过一首诗:“谁见金凫水底底,空怀香玉闭佳人。君王情爱随流水,赢得寒溪尚姓陈。”说的就是陈妃水家。相传陈妃随宋孝宗抗金,在一次战争中不幸遇难。孝宗感念她情深意重,便在锦溪的五保湖中造了这座水上家墓。神奇的是,无论水涨水落,水家始终浮于水面。观看陈妃水家的最佳位置在莲池禅院内。禅院里,几个姑娘正以湖心岛为背景拍照,微笑的面容似盛开的莲花,咯咯的笑声冲抵了水家的静穆。

穿梭在古镇,最美就是一抬头便重逢了老时光。锦溪有很多临水茶馆,风景独好。走累了,选一家茶馆落座,点壶菊花,看水波荡漾,听浆声欸乃,时光就回到了“从前慢”。锦溪船娘是特色一景,她们穿着统一的蓝印花布衫,戴着斗笠,边摇橹,边唱着吴侬软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岸边的柳树,绿意盎然,丝丝缕缕的柳叶,形似少女茂密的秀发,在风中婆娑起舞。隔壁两桌客人热闹地打着扑克牌,红尘

在茶馆聚起快乐的漩涡。

还有古莲池。池塘里,莲叶何田田。古莲池中央有一座古廊桥,桥上有十只孔,唤作“十眼桥”。曲曲折折的廊桥仿佛少女心事,豁然间想起《廊桥遗梦》。世上最迷人的情感还属爱情吧,虽有时痛苦,不乏忧伤,但你我依时的畅然欢愉,还是叫人欲罢不能。桥边偶遇一对情侣,男孩手里拿着锦溪“阿婆茶”,女孩吃着锦溪特产“林底酥”,甜甜蜜蜜犹如树上的水蜜桃。多年之后,若有机会重游锦溪,他们一定会怀念今天的甜蜜吧。

如今的锦溪,处处充满了生机。时光好像一个吻,吻醒了睡梦中的少女。五湖四海的人来这里消磨时光,生活简单,却个个快乐满足。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